



金華文統卷第四

柳貫

字道傳浦江人從金仁山受經又學文於方鳳吳思齊仕元終翰林待制謚文肅

姚燾謚文議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輝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為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五三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正

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恢拓基
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
稱集賢大學士姚公選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
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天文正公之學則其機籥
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
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
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固
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之雄偉先
繁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
而上之以闡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

家傳入誦已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
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
儕之然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
則以之節惠公矣無焉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
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曰文

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通顯矣益縮取俸
錢轉市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
既以藏之其居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
目錄如石延祐三年公奉議中書省之明年貫

來京師 賈客授其家學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
觀之蓋 其所儲自五三載籍外群聖百家之言
咸在亦 既需齊其腴澤而極其大者用之天下
國家其 緒餘則以敷遺後人若公之心可謂無
累於書 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數千
年宇宙 之運古今之會相尋於無窮者至總總
也帝王 之盛道在人心固莫非全書而秦之燬
燼秦自 煨燼之漢之表章漢自表章之書無毫
髮損益 也自時厥後執議締以談經而經始離
黨私門 以議史而史始誣傳註紀述之家蓋益

起蝟興十百古人不啻雖以向 歆父子之錄略
班固荀勗之田乙元嘉之有部 崇文之有目僅
止於一時中秘之藏而已况夫 世變不齊文字
日滋吾而持數寸之楮欲以殫 窮其名類吁亦
狹矣今公所聚之書浩穰若是 則譜而稽之固
其勢有不得不然者而豈勝之 云乎抑聖賢之
精神心術寓諸書其言道德性 命至矣而制度
儀章於今尚幸可考莫詳於禮 樂夫既載之之
詳而又原於人心爲易入則伯 夷后夔之教是
宜磅礴洋溢千萬世而一日也 然五禮六禮之

殊倫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進退俯仰高下清濁之數一切紛更貿亂之用綿蕤以易三朝之儀因同室而茶都宮之制上齒之俗徹於鄉飲之不脩成人之道息於冠禮之不講至論鍾律則銖黍既差均節何有五量二統已因之無所適王雖奉常所拜亦且弊弊於龜茲之部黎園之伎而鄭衛不足淫矣嗚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之說其流遂至於此耶此有志之士跂踵禮樂之興而庶幾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可得而致也今

上而鋪猷叙倫之君下而明理宣化之臣大廷之議顧必有及於稽古禮文之事者聖賢遠矣精神心術所寓條在書網在錄可槩舉而將之也非公之望而矣望哉貫之茂學何足以知之輒因序述而竊有獻於公焉

故宋宣
公墓
碑銘并序

諸姬之庶姓有以字爲林氏者子孫世仕于魯之季氏而放爲孔門弟子元和姓纂謂比干有子逃之長林遂以繫氏夾添通志辨其非矣自

周而降歷千有餘年族散宗遷邈不可考而南
粵東甌相繼特起以科目宦學相高洽于季宋
東甌允盛雖同州黨然各自爲譜緒系不明蓋
非一日之積也東甌別譜有居於永嘉華蓋嶺
黃石山下者自宋武經大夫知柳州軍州事諱
潛孫始顯而公其嗣子擢景定壬戌丙科賜同
進士出身調常州司戶參軍再調福州觀察推
官未上廣西經畧安撫使辟爲梧州軍事判官
留佐幕府尋除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用薦改
京秩階宣教郎遷樞密院編修官以養親辭不

拜方遭內艱而宋旣改物遂得高蹈遠引全其
不仕之節而著其歸潔之義天固厚幸之矣公
諱壽字壽玉一字叔玉曾祖諱師正宋將仕郎
祖諱武受業紫陽文公之門人服膺中庸尚綱
之訓以碩儒望里中用特科入官滿河池尉退
而講學于家卒以柳州恩贈朝散郎父柳州治
孫吳尉縉子司馬法登武舉進士第由普州徙
柳州其家始因之以大者也公初任常州州庾
儲粟餘萬斛歲久將腐公白郡請新陳均給粟
得不耗守服其能嘗受檄獄囚囚有具獄當其

衆死者吏抱成案前請公占署公閱牘疑未究
一問得其誣服之情平反上之囚以不死又嘗
攝直與無錫二邑皆先教後禁治之以靜其最
知公而薦之於朝者魏公克思趙公與栢孫公
嘉趙公與積常公楨陳公栻林公洽陳公懋欽
也凡是數公皆名卿賢大夫其所稱可非苟然
者始孫公將特薦公公辭以資淺宜先元僚孫
公義之立爲改奏而次亦達及於公時公纔三
十餘耳使其老智慮於更嘗究猷爲於危闡其
至詎可量哉公自少抱負不碌碌要有所試於

特中罹難棘斂其鋒鏑益磨礪濟厲於學以故
卒就平實其居鄉處族嫻有惠利可以及人雖
嗇已第顧也季弟繼諸葛氏無子死公割己產
擇於其黨立後承宗舉內外族貧不能舉之喪
無一毫係吝曰此吾孔氏家法也端居二十年
寄情吟咏自號蓋峯散人元貞丙申得年五十
八以其春三月十日示微疾命奉扶起坐正冠
襟而卒此豈無得者哉公娶諸葛氏先卒于男
二長曰堅次曰堂女一適將仕卽曾怡老孫
男二鈞錫曾孫男二淮浩自初喪葦廬于建牙

卿郭溪黃岡柳州墓下今卜得
葉吉將遷窆于
庸符卿信墨之原於是堂爲處
州路儒學教授
以其友卿貢進士章仕堯所次
事狀千里具書
致幣請銘其墓而予友温台等
處海運千戶趙
君大納比宰永嘉常以事過公
里下瞻喬木之
陰歎人門之美談次每爲予言
之固已悉夫林
氏之世矣尚何諛墓之嫌哉嗟
乎亳社爲墟而
部鼎致賂吾不爲放臣之逋播
而爲殷士之裸
將不爲澤畔之憔悴而爲遠游
之娛戲公之素
志益不然也然而所積者厚所
養者深谷駒自

繫而纁帛弗加因得以保勝舍之潔遂元亮之
高沒餘二紀而子孫之敷菑益敏詩書之銓艾
愈豐銘以昭德不鄙屬筆於予予烏乎辭銘曰
顯允林宗世胄于禮公纂其華繩繩其美方序
而外胡遜於肥鳳縹鷁退繫乎其時藝仁仁熟
艱則致裕未耆而嗟何奪之遽殄殷百年壽者
無遺祭于社土過者垂涕膺符之卿啓茲封域
有鏡銘草用訓無教

師氏先塋碑銘并序

師氏寧夏人而有塋於澤陽之東蓋其徙居三

世矣徒三世而始顯且大若富人之稼然耘耔
之優則鉅艾之功至豈以且暮計獲為贏哉
二 一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師公由
部尚書出宣慰淮東升秩二品按典式得贈
封二代及制下大父諱某自中書兵部侍郎贈
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寧
夏郡侯父諱某自中書禮部尚書贈中奉大夫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
寧夏郡公大母惠氏母王氏並寧夏郡夫人於
是以公貴凡三錫命書矣寧夏之俗僧民同塵

而異族郡侯之父諱某仕夏為管僧官在國中
稱大姓郡侯生十四歲會天兵破滅夏以西有
背戈矛所向耆髯無遺育郡侯方被驅太壻昌
王見其姿儀頽整髮澤鮮潤憐而生之解駝鞍
覆上使伏其下傳令者再至太壻不得已宣言
曰全定河西一國不留一童男備貴主炊爨乎
遂收置邸中迨長出銜使命歸致分賦有忠實
稱大壻薨郡侯亦以其家卜大名之濮陽居焉
又營別業汴之許昌故濮東之堽即祖郡侯郡
侯生郡公尤慎厚尚義不樂為浮靡事平居雖

臨皂隸無私慢崇重儒術教子諄切終身未嘗
出一惡言鄉里號爲德人卒年四十九葬濮陸
第二域蓋師氏之在濮陽肇基於郡侯堂構於
郡公而奎墜聖丹於廉訪公其所由來漸矣不
然郡侯以童羈之身脫鋒刃之難東來數千里
卒開子孫顯大之業以余觀之其積仁累德是
不特一世哉肆今廉訪公早用才敏躋筮仕路
再遷而以左右司都事佐河南省拜南臺監察
御史改西臺復以左右司員外郎佐江浙省召
入爲御史除浙西廉訪副使適以右司員外郎

召進兵部侍郎出牧平江選爲京尹遂長工曹
入儀班著出秉旄節宏猷碩慮山立雲翁方中
外期屬如公不四三人然則公顯大其祖若父
以光裕于師氏之宗者殆不止是也嗚呼士之
誠善于躬不克自奮雖湮鬱於一時而終焜耀
於來世又幸而代遭聖神崇孝勸忠著爲褒卹
之典寵有封爵澤及漏泉曾不以遲速幽顯爲
間則夫求天道於悠邈而忽人事於細微徵諸
師氏吾固不得而深信之矣郡公子男四其二
早世長即廉訪公名克恭字敬之四娶曰王氏

累封寧夏郡夫人曰蕭氏未封而卒曰拜葉倫氏曰周氏次脫脫木兒以子通籍得封承事郎長垣縣尹娶乃蠻氏亦封宜人女四適某某某孫男六孫女五曰恒曰晉國子生公試入等承事郎同知泗州事曰升亦國子生壻曰某某某廉訪公出也曰德寧白亭羅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承事郎同知濬州事長垣君出也曰塔海壻曰某某早世者出也外孫安兒國子高等生起家承務郎江州彭澤縣達魯花赤丑間泰定四年進士滑州白馬縣丞郡公內外孫九人其

四皆綴文科餘亦有仕資師氏之德其可究矣乎昔貫以博士教國子晉升字羅執經席問審知公立朝大節迺茲備官江右嘗以受容察公謂貫曰先塋之碑無辭以刻遺美不彰余維多罪子嘗司諫臺常所言宜昭清信後其為我著之何如貫承命叙次復系以銘銘曰山條川支演迤西來經于夏墟風氣始開其產美玉珠琳璣瓌或顯或運由見者異運為淵珎璣為瑞器發而之用不必並世維宗師氏局其徂東匪于兵棘將啓其逢孽被甄坎抵平則通大鼎養賢補

家干食烝哉闡稼仰受成式式是孝志明揚厥
職既儀于廷亦旬亦宣靈承湛恩大賁幽泉元
侯上公疊亦重延公曰斯靈吾祖吾父蓄厚報
優余何能與有桓碑廟有簋簋不聲于歌胡
考其休濮東之碑曰吾祖侯企瞻夏西興雲如
丘高曾之靈赫其及止同佑我後歆于共祀託
辭貞珉式終始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并序

大保滕國武愍公有大勲載于盟府有盛德被
于江西十一州而建昌爲郡介乎江嶺閩越之

間故嘗刻公之遺惠于碑矣總管薩侯始大作
新廟春秋脩其薦事蓋上以承國典而下以順
民志焉初公以益都淄萊新軍萬戶圍攻襄樊
遂從丞相淮安忠武王濟漢渡江畧定淮楚王
受詔自將擣臨安以古丞相阿里海牙鎮鄂而以
江西付公及宋都至元十二年道進公左副都
元帥分兵由九江南康入隆興開元帥府下撫
瑞建昌臨袁吉贛南安諸城又南踰嶺至海其
北盡長江東西際閩與湘收郡縣一百五十得
戶三百萬未三月已上其功富是時民之望公

如電雷薄發風雨交至名能動物而物無後乎
明年宋相陳宜中節度使張世傑擁益王福州
收諸道潰兵謀爲中變右相文天祥亦自會昌
以衆屯邵武署其土人吳浚爵位稍出建昌汀
贛以蕩槌江西六月公馳至建昌乘利備禦會
鎮撫孔導師出寧都還得衆民數輩江閩道上
械致公所云同知軍事易仲榮使走福州報府
軍虛實而軍中又往往搜購文丞相所與建昌
故官大家書劄事連數百家特留戍諸將校因
是欲激公一言遂其私利公微知之且起坐譙

樓召諸將校俱前立所逮人其下趣取書焚之
諭以逆禍順福曰吾念爾裔土之民不忍以迷
復致凶吾今悉貸爾矣杖數首者自餘獲縱皆
再拜收泣言曰天賜公活我誠願洗心自新諸
將校或不亮公所爲公徐語之曰是所得書往
返千里外有達有不達亦安知非姦人芽孽於
其間今不覈實而槩論之累數百家民命徇其
邪謀何以安反側之心已而聞浚以兵十萬據
南豐公立授諸將方略破走之八月浚復屯市
山聲言必取建昌公遣千戶忻都逆戰堦巷誘

之半渡徐出鐵騎蹂其後追北三十里橫尸滿野又命鎮撫翟欽徑覆其巢穴廣昌浚走汀州公還而建昌之亂帖息如未附時矣方倉卒上變適承豫章興獄之後爲數百家計者不過席藁私室以待斧鑕重則渚宮爲汙池輕則化家爲囚虜夫何疑然及公制募於俄頃消禍於片言遂能易亡而存轉危而安雖其精神心術之所運而所謂智勇與仁微公孰宜兼之哉其後公以參知政事拜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遂會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江東宣慰

使張弘範等舟師崖山乘潮薄南船縱短兵接戰執政陸秀夫窮感抱衛王赴海死降其宗室侍從官承宣使尚數百人得其所懷金璽獻凱于朝十七年三月以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于湖廣後四年承認從皇子鎮南王討罪交趾至其國無梁河結筏徑渡奪天長府世子率官屬航海遁公部勒舟師追襲之獲戰艦二百艘公度天長濱江江水橫溢則冒沒營壘非便將大城其府留師困之謀不用而水果暴至因趣班師命公以其軍殿公且行且戰及皇

子前邁其伏兵起永平關藥矢中公滕次思明
州遂薨以其喪還葬都城西永安山南至元廿
八年有旨錄公死事特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賜謚武愍於時卹典未行命始下人人以
爲沒身曠世之遇至六元年從贈封令復加號
推忠靖遠功臣贈太保儀同三司追封滕國公
仍謚武愍公姓李氏諱恒字德卿其先有國河
右之賀蘭山曰西夏者公之世也自其父淄州
都達魯花赤贈金吾衛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
滕國忠襄公始家淄川長白山下故今爲淄州

人於是去公綏靖建昌之年已五十年餘矣昔
之飲沐公德者長子老孫且更數世而猶曰吾
父吾祖李公之所全活吾雖易姓以從公飲食
以祝公亦若歎焉矧今吾侯啓之以崇報之禮
示之以悼享之風則自吾以及世世凡而取雞
與豚登黍與稷以能滋吾之生殖者皆吾李公
之德之漸可忽忘哉廼相率來請余文刻之牲
石余嘗備數禮官考夫有廟制祀之節矣蓋天
子縣內之諸侯有采地焉外諸侯有所都之邑
焉故皆得立廟而非其同氣之尸則有不厭不

報不旅不詐而已降秦及漢若樂公之配食社
主若蜀守文翁齊相石慶之立祠郡邑以至於
桐鄉南陽涓城之繼起雖其事變古益滋尚皆
人心之不可終泯者然耳則今李公之廟立於
綏靖五十年餘之後非夫秉彝好德之心有動
于中能致然乎傳曰國功曰功民功曰庸觀公
所樹立之如彼而其子孫紹隆繼美之如是抑
庶幾古大臣之遺烈哉雖廟而祀之在建昌之
民猶為不夾於禮者公之世爵行業有國史之
傳有奉常之誅有幽堂之銘有隧道之碑有家

廟之詩余之斯文為建昌興廟而作者也故序
其績詳焉薩侯良二千石也名匪德彌實政有
體要今既美代還朝矣建昌知之力出於管軍上
百戶羅勝羅由軍校長百夫八是嘗隸公麾下尤
有德於公云余既論次公重子復系之詩以永公
思其詩曰人心不一至變則不通聚正乘剛其來
不窮煥之萃之有廟于中崇廟伊何饗德與功
江閩之交盱為軍壘守攻再入禪曠不知幾宋踏
元興如龍雲起維時武愍受八辭南指麾旄所次
謀若天啓既帖蠻荆拓江及吳水有鯨鯢山有

豹驅亦順而寧無稽而誅小腆非殷誕敢集枯
鄰之震矣有泥弗蘇盱民書一呼孰干余釁額天
不聞延頸待刃有勇武愍提師來徇曰此吾民
悼老髻鬣在我懷柔毋彼蹂躪尺牘之疑付以
束煨去爾芽孽絕爾疵吝樂哉盱民血肉吾身
豈惟吾身祚及宗婦我宅我居我田我耘以社
以方燕及秋春武愍在天惠十若人五紀而羸
越若朝夕女則有甥男則有息家有訓言受藏
以繹視公如神左降右陟相我後人無我厭歎
自公之旋有頌于碑民則思之而未克祠今守

薩侯繁公是義作廟言言肖像巍巍我民脩祀
有崇無隳姑山崔崔盱水湜湜昔公來思瑯戈
金戟今公顧綏王瑱瑤席有飴其馨遲公來格
絃余雅歌式薦明德

送白彥昭序

柳子謝歸浦陽之明年邑之屬鄉興賢巡檢白
君彥昭三年官成矣將以月日代里友吳立夫
爲哀詩贈餞而虛其首簡授柳子序余蓋未嘗
接君而烏乎言立夫曰吾客授馬建山中邇彥
昭之署居見彥昭恂恂畏謹方業於譜書講聞

理道如無所事事者及退迹其實則回溪壘嶺
百餘里間雖荒年饑歲民甚困悴一析之驚一
厖之警寔無聞焉農忙樵隸囿君之惠者知君
治任有日愕貽吁駭謀爲留行計不可則相顧
失色不啻寒之禡裘濟之亡楫以彥昭之宜民
如是固吾詩之不足而所爲請序之意焉耳柳
子曰朝廷樹官聯張治具不愛上地之入捐而
予之以養其良心善性其制纖悉備矣故雖鄉
亭游徼逐捕之吏未登命秩亦使之受祿於水
衡賦租於畷夫夫其任之保民之意旣誠旣切

肯少卑其官哉然則有地與民而淳固易直之
風不能勝夫絃攘
罔畢獲穿彌山亘
之心而况挾智自
罷劣弗堪任又不
嗚呼職業之不脩
爲鄉在浙水東一
第得九品官彥昭
多也然余特嘉其
坐致宜民之効有
合於夫子告康子之言因書

則有地與民而淳固易直之
矯戾之習蛟鱗橫而鼯鼠躑
澤曾不足以革其怙侈滅義
多者以爲是烏足騁若私而
過苟贏歲月俟終更掉鞅去
功序之不立果誰咎哉興賢
帶地易治耳而賦曹掾歲滿
藉世祿之資初筮得之未足
不懈於讀書講聞理道而能

為序以終承立夫之請以克大彥昭之志而余也獲附所知言之義抑其幸歟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當三先生之學行於東南之時小人或公肆詆欺而誠合志乎尤不為無人蓋宋三百年陽消陰長之候肇於熙豐成於建紹而極於泰禧之間上虞李莊簡公則尤為咸陽所深嫉者也直微猷閣潘公德廊以默成先生猶子壻莊簡家而與三先生問學切劘文公嘗誌其墓謂曾覲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貴絕不與通使人來致

殷勤亦輒不報其自信為何如此卷三帖曰提刑中大者德廊也德廊以提舉湖北常平茶鹽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故帖中首及湖南諸郡窘闕與修復石鼓諸事舍人公集序謂默成也今見公集中曰文潛文授者莊簡二子也宣公帖去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持母夫人喪時所遣成公帖亦居曾夫人禫服時作也今觀三帖隱憂世故砥礪學業藹然君子之言是豈與隨世殄滅者並哉帖今為餘姚徐氏家物徐氏而能聞風興起則亦豈不得為君子之徒也歟

金華文統卷第四

金華文統卷第五

張樞

字子長東陽人其學推明經史扶翊教道
盛有文名於時元相脫脫監脩宋遼金三
史辟為本府長史不拜復以翰林院編脩
官召不起使者強之行至杭州辭歸

白雲先生讀書叢說序

右白雲先生文懿許公所著讀書叢說六篇先
生之子元與門人俞實叟等之所校讐其文字
無偽舛可誦習東隰張樞考其終始而序次其

說曰古者左史記重言右史記言春秋者左史之
流而書者言與事比言記之也古書篇第至多聖
人取其嘉言善行言以垂世立教近於時切於
事者定著為書百世言而凡聖賢傳道之微旨帝王
經世之大猷盡在日言疋矣遭秦滅學漢興掇拾補
綴於焚棄之餘雖言有所佚亡猶幸其不遂堙沒
而無傳於世也於日言疋立之學官以教學于孔安
國始為書傳辭義言簡質至唐孔穎達撰正義以
推演其說其後書言說寔廣見於著錄者數十百
家疲精神瘁枯竹言間有所明而其大要卒不能

以出夫二家之說焉朱子之為經於書屬之門
人蔡氏固嘗質疑問難然非若易詩之有全書
也本朝設科取士並言糾舉說而專用古注疏蔡
氏猶以朱子故也蔡言氏之說或有未備仁山先
生文安金公於書表言注通鑑前編引書語中既
剖析而著明之矣先言生受學之乂聞義之邃獨
患是經之傳出於朱言子之門人苟一毫之不盡
則學者無所折衷非言所以稱國家崇獎訓厲之
意殫研精覃思博求言其義為之圖說以示學者
使人人易知焉於是言言行並彰細大畢備書之

奧義微旨至此無餘蘊矣叢說中所引傳疏諸家之說或采掇其辭而易置其次不必盡如舊也蓋皆有所裁定而畢致其意非徒隨文引援而已雖其說時時少異於蔡氏而異者所以為同也先生嘗誦金先生之言曰在我言之則為忠臣在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豈不信哉至正五年門人南臺監察御史白野普化帖睦爾與其僚大梁揚公惠移浙東廉訪使謂先生遺書雖已行於世而學者倦於繙錄使得鈔板以傳此誠學者之幸廉訪使既受牒轉移

浙東宣慰使請下屬郡取於校官羨財以給資用如監察御史言於是先生所著詩名物鈔八篇四書叢說二十篇與讀書叢說皆刊行樞聞古之有道有德者必推已之所明以發人之所未明已得之而後施於人禮樂政教之謂也夫豈自為而已哉其或邂逅無位不能見之事業將以正人心覺來世者莫大乎為經自世學不明而士之為經者各騖其偏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為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

退而求之於經不爲竒新不求近名卒以救往
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旣沒而
其言立其施於人者博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
所尚考行易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其
諱字世系言行本未具今翰林直學士烏傷黃
公潛所爲墓志序銘茲不述

武義縣學記

武義縣故有學在縣東南陬其地瀕江流水齧
之宋紹興十四年甲子歲縣令陳一鶚築廟學
于縣西寢父弗治慶元五年己未歲縣令周峻

作新學垂九十年學復壞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歲按察使判官麻公巡行至縣校官呂采之以
爲言命有司加繕理縣達魯花赤豈礪蒙古縣
尹成德暨主簿高禎相叶厥議遷學于縣南董
五十年水又壞之至元重紀之五年己卯歲縣
令韓昌因陳令舊基作今學至正三年癸未歲
縣尹隋守中作倫堂以正講席五年乙酉歲達
魯花赤廉五麟八哈縣尹許廣大暨主簿三寶
相踵視政職思其舊迺作祭器迺新廊廡邑之
秀民咸造在宇是訓是儀秩秩其序行之期年

而許侯以憂去翁侯景成實繼成之象設位次
皆應圖式惺帝有嚴階祀有級齋廬靚清爰及
庖福法所宜有莫不備飭厥旣告功校官品立
方奉其事來請記迺考其廢興次其年歲序其
成績而記之曰今之縣古子男之邦也夫十室
之邑必有連屬之法禮樂之文刑罰之禁征賦
之事况乎地大物衆有民人社稷而爲長因其
時宣布其政教學校者政教之源治道之所自
出爲政者之所先務不可以一日後也武義孳
屬邑蕃籍者舊萬餘戶七十年間國家之所休

養生息編齒日繁政今日克有司之事視古爲
劇總總而生林林而群非有學校之教正長之
治將何以遂其性而成其政哉縣故有學以教
學子爲政者不敢爲易屢償而屢興之爲之廟
以報祀孔子使民不忘其初爲之學以教育俊
秀使民日趨於正可謂知所先務矣他日治化
之成風俗之美而誦樂之盛舍賢令長其將安
歸抑予有聞之鄭人遊于鄉校子產曰胡爲夫
人朝夕將焉以議執政之善者其所善者吾將
行之其所否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

之仲尼聞是語也白由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
吾不信也然則學校者非徒以成民且以自成
也今世之脩士高高下下爲之臺觀沼園覽其
物景而挹其光華猶欲灑濯其心而神明其德
况乎上棟下宇陟降庭止朝之夕之景行而誦
法之者與其開益登進夫豈有艾也哉

書七進圖後

予既贊默成先生潘公畫像以致其高山仰止
之思未幾公之七世孫堯以公父竹隱老人七
進辭圖觀予辭做枚乘七發柳宗元晉問而簡

古過之辭老人所自書圖或以爲李公麟伯時
作也老人生長承平而晚值昏亂居悒悒不得
志欲言之又無位睹大厦之將顛非一繩之所
維畫卧寂寂增歎太息於是六子一女各有所
進以娛悅其心此七進之辭所爲作也老人諱
祖仁字亨父世爲金華人長子奕後名良佑其
子時也次京後名良貴字子賤是爲默成先生
次方後名良翰次奇後名良瑗次亮後名良知
幼育後名良能一女玫也古者左圖右史觀象
以喻意扶教助治懲惡而獎善今觀老人風格

清峻言論忠厚雖偃逸閭里而乃心本朝默成先生以清德雅望為時名臣其孫時植志行身甚有家法天道回復此誠足為世勸哉先生登第之初一時權奸皆欲以子妻之且啗之以厚利謂富貴可立而致先生父子固拒却之其義方之訓子可知也昔荀朗陵陳太丘為一時之會子孫列侍左右上應天象德星聚焉後人施之丹青以為盛事尋而或迺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難為古今之所共歎先生父子之間名節之懿繪事所存見紫芝之眉宇言論雖質繼叔

度之風流規無耆舊之篇亦有先賢之傳此圖此辭垂芬芳於終古矣老人以郊恩累贈太中大夫時官秘書監贈其父通奉大夫先生仕至中書舍人終徽猷閣待制良翰以兄任入官為大理寺丞良能第進士為秘書省正字云不書以官尚德也

鄭義士傳

鄭義士婺州浦江人名德珪字子潤其先祖淮宋元符中自睦州來徙好仁行義鄉人義名其里淮孫綺治春秋穀梁氏以春秋教子

孫不分財異居門內之化肅如也至義士五世
矣義士之子文嗣朝廷嘗旌其閭復其家徃役
無所與文嗣至今又四世家事益治義士爲人
短小精悍髯垂過其胷神采毅然見者無不以爲
非凡人少而稱其材辭長而樂其信義鄰落有
訟者義士以片言決之人人悅服聞訟以幾息此
與古仁賢之士異尚而同功也義士忼慨特達
人也常自謂丈夫處世當倜儻踔絕安此取容容
碌碌以投世取合哉宋季無台民往往以聚山
澤爲群盜義士命其弟德璋誘執其渠子官哀

同里作砦柵以防寇盜老幼不驚亂離後耕人
鮮少與里中振廩同食賴以全活甚衆德璋性
勁直與物多忤或誣告其罪當會逮行中書言罪
且不測義士抱其第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
與爾事爾止我往我以一辭折之奸狀白矣迺
奮然出就吏德璋躡其兄至揚州兄已死無及
矣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負其柩以歸廬於墓者
再期旣老語及揚州事猶涕泗嗚咽不能自己
文嗣病痿訓育之踰於已子珪兄弟之事蓋如
此鄉人士至今口之不置也於戲宇內至廣也

人物至衆也。蘇古及今至遠也。簡策所存至寡也。夫以至衆之民處至遠之勢而欲微至寡之事，族姓不足藉也，爵位不足資也，名勢不足矜也。奮百世而超群品者，合德義矣。以君子懼德之不建，名之不立，自一行一言時則莫匪成德之彥，是訓是謀，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惟孝友之道乎？古有兄弟爭死，取貴，春秋國風其謠二子乘舟，亦有旦夕尋戈，靡有攸處，處心積慮，交相為瘡，聞鄭氏之風者，亦可以少媿矣。晉之乘魯之春秋，楚之博枕，唯

所志不同而名體各異，至於獎善伐惡，以垂法戒，一也。為史者，上稽在位，下逮幽隱，因其可書而書之，不以惡小而，不書，不以善小而遺之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名冠良史之策，雖生有貴仕而沒無令名，如此者，君子弗數也。當時史官皆通古書，知大道，察乎天人之際，以審與廢之，幾所紀有依據，而言有精魄，故其事足徵也。其傳及遠也，自古善人少而惡人多，其班班僅見者，固君子仁人之所留意也。然則鄭氏死弟之事，豈不為世勸哉？豈不為世勸哉？

吳師道

字正傳蘭谿人博涉群書其爲文多尊信
朱呂何王金姓之學仕元終禮部郎中

任人

有國者必有法任法者必任人二者治道之大
端也法有常制雖世也庸之國不能皆非人無常
情雖至治之朝不能皆善世之尚論治體者遂
以爲人之難任法之易守也始有任法不任人
之說其言曰成周西時周召毛原更迭執政極
治者數百年晚節而敗迄不可救此任人之弊

也後世一定於法雖庸君中才相與坐而守之
可以無事此任法之效也是不然周召之徒能
用周之法周所以盛其衰則反是任人非要乎
秦人箴棄賢智純任法得追其亡也未嘗改一
刑而搖一禁任法可恃乎法者具也人者所以
操是具也操得其人則完而不廢法之用有窮
而人之用無窮吁後世之法非古矣若曰法者
則固百世相因而無改今之有司負今之法爾
夫上而公卿大臣下而方伯連帥不得持生殺
之柄而擅利社稷之事下而爲州縣之屬者皆

得與守令之政吏具成之亦牽引比附拱手聽命
一筭弗得增損其權輕止其勢卑是雖有大姦匿
亦無所容而上之人亦曰彼不能出意以有
為則取辨於吾法而自口人不知任之既輕彼亦
應我以輕苟簡其職鹵莽分其政上有大惠則扞
格而為害國有大禁則沮而為小啓民玩愒
而示天下以不信積習以夷益病吾法法之不
行自上壞之益亦反其七下矣將欲任法必先任
人安能逆料人之難繼也然則所謂任人者必
何如而後可曰所謂任者非必予之以太甚之

權也專之以責其切尊之以厲其節乎奪操縱
使得稍盡其才而微文細責不得以繳繞之亦
可矣吁今之任人固所未論也今之取人則愚
切惑焉儒焉而不盡出於儒吏焉而不盡出於
吏旁進雜出不試而用者居多今將得人以任
法其勢不得不擇人而取任占選舉之道衆矣
豈無適其中而宜於今者乎必使進取一新有
以振厲天下之才然後徐議責任之道亦庶乎
其可也

與許益之書

僕生幼而讀書爲文盛氣而銳思貪博而騁能
自以爲適也旣而悔之聞義理之學聖人之道
於是乎在時則仁山金子講道淑發之人而弗
果從豕貧無書里良師友又少閉門兀兀弗知
所向切自念道散于群經會于四書周程朱張
諸儒又表章發揮之微言精義扶露無餘矣遂
慨然曰吾他無書獨無四書乎吾無所與游獨
弗能尚友古人乎於是誦其書思其人優游涵
泳乎性命道德者幾時始而茫乎其大也繼而
槩乎其明也久而確乎其信也嗚呼道迄孟氏

不傳毅如荀謂性惡慤如揚謂善惡混醇如董
子謂性者生之質懿如王通以性爲五常之本
正如韓愈氏言性有三品斯五人者其總類離
倫非不卓卓然著矣而皆昧於論性今予之愚
一朝而識之天之予我者如此先儒所以啓我
者又如彼奈何忍而棄邪然聞之不如見之之
親見之不如授之之精無師交以爲資亦終焉
寡陋是懼環視當世汙染淪胥訕笑迂闊交且
未多見况於師乎足下早登仁山之門深探王
何之傳質純而氣清道信而學篤於僕則又道

先齒長實師而非友也此常幸得見退而迫困
世故弗獲有請一年于茲足下又警迪之以文
字者屢矣僕誠不佞試以所得於先儒而欲終
身行者誦言之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學
者工夫惟吾敬窮理二事正容謹節存心主一
敬之事七讀書問道應事接物窮理之方也二
者若主於敬焉斯言也先儒所以會聖賢之精
微而示人以約者與備體用本末而入德之要
與僕之生也放心而弗之求也久方將請事於
敬未能習而安也而缺焉親炙復若是如進學

何足下尚嘉其志矜其愚而辱教之賜一言以
自證則先儒之啓我也足下之成我也幸孰大
焉

與劉生論易書

承寄周易會通一部郡易董真若所編集者併
令獻其所見某何人而敢與此伏讀以還竊嘆
其規模之廣大援引之浩博茫乎其自矣也徐
而察之則有深疑而未安者欲隱而弗白則非
朋友之義而夫所以命之之意欲言之則其書
已成流布方感區區之愚乃敢誦言其失無乃

不可思之遲回遂復數月念與其得罪於斯人孰若使斯人不得罪於前儒我嘗謂著書立言必有六綱領今董氏之書所以爲綱領者首條元例是也以伏羲之書文王周公之辭標曰經夫子大參彖小象文言兼標傳字謂如此度幾經傳不相混而相統可以合四聖人之書程朱之傳義而觀之又序其所以作之之意則曰今易自費直鄭玄以孔子彖象傳附釋正經之末而參解文王周公彖象經文之間并附文言則始於王弼程傳主理義而仍其舊古易自呂微

仲晁以道始復而未盡呂伯恭復分上下經六十四卦爲經二篇而以孔子十翼爲傳十篇各爲卷以合於古朱子本義主象占而用其本朱子所謂宗晁呂者不過欲學者分別四聖人之易以求之古耳若例以古人著書經傳各自爲卷竊意解經者之謙德若以孔子之傳附義文周公之經亦猶程朱子之傳義附四聖人之言未見其不可也董氏之說甚美而慨然欲任會通之責其志甚大獨惜其於朱子之說考之不詳而所以論諸儒之亂古者誤至其求欲自異

則蹈於前儒亂古之轍而不自知何以言之朱
子嘗謂晁呂之議實鄭王互有得失蓋先儒雖
言費氏以彖象參解易爻初不言其分傳以附
經自昔多謂亂古自費氏始其實非是可見朱
子之精鑒呂子謂費氏經與古文同此呂之得
也魏志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甚明孔疏謂
夫子象辭元在文王繫辭之後王弼分爻之象
辭各附當爻下今觀易註本之乾卦存鄭氏所
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弼之所自分也朱
子此言亦明甚矣而董氏乃通謂費鄭以彖象

附釋謂王弼并附文
言而不及其以象附爻可
謂誤矣程子據王弼
本而為傳時未見復古之
易朱子後出而始明
豈得謂程子主義理而仍
舊朱子主象占而用
言乎此亦誤也義文周孔
因時立教變通作用
不同因難執彖狗卦執象
狗爻以求其必合復
古者正欲救學者支離牽
合之弊非若程朱傳
義稟解經旨可相附也
以今董氏所編乾卦
觀之即鄭氏附彖象
之舊但移天行健
君子以自彊不息
一句置於彖傳之上
其後文言則亦王
弼之舊自坤以下
則又改

弼之例而從鄭氏耳去彖曰象曰而加以大象
傳彖傳小象傳字部位如故而改立標幟其得
失又何相遠哉且董氏於呂氏易下明載朱子
辨說而畧不知考何耶其大綱領如是他固無
以議焉且朱子之義自與程傳體段不同而程
傳發明之義理雖自爲一經可也不當強求其
通天台董楷集程朱傳義而附以門人所錄已
有可議况近世談易者紛紛外二家而自爲說
者多矣若取其議論之優長理象之的當足相
發明非卓然能識未易鑒擇彼新奇穿鑿者祇

以汨亂何有於發明也今之纂註政未免此欲
言甚長非頃刻可了若其名字義例之未安因
革第列之未審中間引朱子欲因邵子太易吟
以方圖分作四層云云誤以爲董楷其愚謂之
說如睽旅喪牛以有離之類又未可一一縷數
也董氏自云學有淵源而師新安胡一桂氏自
言得於胡爲多用功此書蓋非一日意其篤於
自信未嘗從人商確而又習見近日易通四書
通等作遽欲傳世垂遠似太倉卒世有識者必
能辨之豈待愚言適先之爾信筆疏列幸勿以

示不知者唯以轉扣諸宗人仲退天然與不然
還以一言見教幸甚

止齋記

友人某學道隱居有日矣以止名齋識所存也
嘗爲文示予且以求益因爲之言曰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莫不有所止也凡吾几席之內六合
之外倫紀之著食息之微錯布橫陳互發而交
至者粲然之中有渾然之極焉雜然之中有截
然之則焉無方無形主制萬有而天下之勞者
息驚者兀潰者塞賢者不能過愚者不敢不及

聖人不得而名之而強曰至善不得而形之而
借喻於止以爲學者之的也然理一而已一本
萬分其分在物其本在心至善爲事物之止而
人心又爲至善之止群動紛綸靜爲之君變化
千億唯真夫一往來憧憧不知守中易之良其
肯孟夫子之操則存豈非衆理之乳而萬化之
根與今吾子求止之道必有考於此矣愚聞之
學有要知也行也行不先於知知不易於行冥
目而趨不見鵠而張其弧可乎哉必也致格以
精之問辨以明之瞭然無疑於天下之故於是

居子之齋歛子之形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忘
湛乎其若不波之水溫乎其體物之陽鬼神不能
窺其際風雨雷電並至不能喪其守擴然而迎
挈然而當於動亦止靜亦止而吾之止者不與
之俱亡若是其庶幾於道乎

果育齋記

松江孫元實以醫學教授金華余辱與之游間
語余曰吾嘗取易象之蒙以果育名齋子其有
以申之余謝弗獲既而爲之說曰艮上坎下曰
蒙曰山下出泉天下之水皆山出也江河滔滔

不知其幾千里也其他或近焉或遠焉皆不能
不行而不終於山也孰知其涓然而流泓然而
停則一勺而已此水之初也故觀水於海之大
未若觀水於山之初人之初也蒙而不終於蒙
蒙必通蒙非患也而通之患也作聖之功不于
其通于其蒙聖人觀蒙係辭吾體焉真純湛然
靡定所適吾決其從如矢斯激包涵渾融中有
靈根吾滋其萌輝光日新蓋果也絕方動之岐
而育也全未發之天收二者之功則蒙斯祛道
斯正聖賢之歸猶公流而至于海也然動止相

資寂感相因而育又果之本也天下之道此其
最初乎元實從事於此其必有以知之矣夫蒙
之發也以剛明故蒙以九二當之剛發於果而
明根於育明所以用夫剛者也以卦言則坎以
內為明艮以止而明是明也其定而光闇然而
日章者乎聖人之剛惟恐其不明聖人之明唯
恐其不蒙若是而蒙則異矣元實天資剛明才
氣議論燁然方進而用於世寄迹於醫非其志
也余是而信其有志於道故因疏其所見以為
復而願相與學焉

蘭谿州新學記

蘭谿升縣為州餘三十年任守牧者幾人能有
典作神祠之侈醫宇之崇官舍亭傳之新咸出
意相勝獨學宮在城東因舊制卑陋一就圯不
支朝廷右文闡科風厲鼓舞是宜在所急曾無
一人顧省者豈所謂知本哉至治元年知州夾
谷侯某銳意改作閱學幣不足又慮一項民俾士
之隸籍者以力自占自夏徂秋中外告功殿定
門堂齋廡視舊咸闢周垣夾廡官署也度實昉
于今嚴嚴翼翼翔湧神捷衆始爾其觀又先作

聖繪像造祭器行釋奠未幾去官事遷格繼者
中殆弗理今知州崔侯某慨然念不可廢前功
於是葺其緒補其闕飾其所未及而以川判王君
某復贊而督之既考成底績職教事有朱某來
請文且謂夾谷能新之於數月之間而四六年之
後得崔侯乃完始之者未必難終之也百為不易
二侯之功其可以巨細論哉是皆宜之旨也愚既
直紀其事而復為之說曰因廟為學之制也吾
夫子功等天地澤被萬世非壯麗尊嚴罔克稱
王居若吾徒之廬因而大焉非幸歟止日之學誠

陋矣嘗試登先賢之祠考進士之碑頌儒名公
彬彬可稱果係其居哉天下之事後出者必有
加於前而俗之趨下者常莫能挽而歸於古安
宅廣居入孰無之博厚高明可以自致知使宏
其宮而人之恥新其室而習之汚則賢州侯之
意荒矣故愚願以諭於衆庶其遊居周旋仰瞻
俯察敬悚振飭思所以稱是而度越於前入哉

定性齋記

聖人罕言性難之也六經無言定者僅一見於
大學程張子始為定性之旨亦異矣夫性統於

心定而性存今日定性未能不動是以心言
又豈非異乎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膠轄紛綸千
名萬狀日至于吾前持吾方寸之靈明而與之
酬酢於無窮雜然之際卒然之頃高下弛張疾
徐疏數無不欲其投機赴節合軌度而中肯綮
是必有道焉逐物者汨沒而忘返惡物者有意
於絕之志返者眾人之患而絕之者異端之失
也大公而順應其君子之心乎內外兩忘動靜
俱定其定性之能事乎昔嘗誦程子之書歎其
精奧充深與易論蓋表裏其語天地聖人之常

以為亦不外是蓋特養純而自然之為非學者
驟可至返而遡其端則有知止之功在竊謂從
事於此然後徂而求定則庶幾可也宣城胡君
子仁以定姓名齋而質其說於予予觀子仁之
為人明敏有才達於世故不激不阿自其居鄉
周旋親故間纖悉曲當出而為部使者所賓禮
匪交諸公與其佐屬人各不同而處之一無失
言遠色非善於應物者歟顧方窮經講學劇日
夜以求聖賢之止者是能因其資以致其工即
其事以驗所得其於定性之名豈徒取其異而

死之哉改愚敢誦所聞而願相與勉焉

道源文獻錄後題

宋慶元中趙忠定公之貶朱子僞學之禁至今
言之者未嘗不爲之切齒痛心也小人欲空天
下之善類者必加以黨之名自司馬文正公主
程子而黨論起趙忠簡公復收召程氏門人而
道學禁至是復詆以僞凡三變矣司馬公幾至
斲棺二趙皆死遠方而程朱僅免其禍可謂烈
矣夫道喪千數百年一朝至斯人而明大賢固
所尊信小人豈能誠服宜其嫉詆而欲害之深

也忠定有定策大勲誠貫日月當時不察而至
此極則尤可憾爾嗚呼天不欲道之昌耶則奚
爲而生斯人也天實生斯人又奚爲而滋是禍
也此宋之所以不競也崇寧黨碑立而天下爲
靖康紹興正人逐而國勢爲江左慶元僞禁又
甚則勢愈蹙而時益乖幸而侂冑之誅足以頽
伸士氣章顯於其後者僅足以矯前失迹其君
臣有負於天之啓佑斯道者固已多矣我朝許
文正公得朱子之學以佐聖祖天其地之相絕
世之相後也而其志若合符節豈非異哉上賴

天縱聰明宏度卓越崇厲表章而程朱氏之書
遂衣被四海道之大明未有若今日者茲固排
禁厄塞者有以啓之於是而知天意之真有在
也忠定諸孫某錄其祖之言行出處而併附以
諸儒名之曰道源文獻錄嗚呼朱子之道行則
忠定之志不沒茲固拓爲無窮而其可以爲世
戒者尤著也是編其有不傳哉

金華文統卷第五

